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十七

庚集

官職門

文類

仕途之深古人亦過以書記徒後物未嘗便詞後法者近代辨強之也志氣猶以之節為先後到次之其書節亦揚古曰法或論出或論時子出於表性為示裨益先方空云選或其詞序之觀後附三云

與中書耶律

元遺山

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者本末次序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



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二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棹楠豫章節目際何禹牛挽致之材須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日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櫺樓榭楹棹薨楠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籍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力翰叔獻梁都運斗南昌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桑維固安李天豐沛縣劉汝雲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天鵬山西魏儲澤人李恒簡李禹童燕人張聖俞太原張建李謙冀致君張貴

卿高鳴子孟津李蔚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故鏡雲字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州之燕人曹居一上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晉庭楊煥然河中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虜州麻革東明南徒漁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孝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饑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瘼養之分處之李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於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自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



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言嚴不勝惶恐之至其再拜

上宰相

劉夢吉靜脩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且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負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不

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謂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且聞下亦知因之不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二言之向者先儲皇以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孝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儂梅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儂梅者耶况加以不少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傍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空城先人墓前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



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切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一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疾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瘳百至略無一効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由為保全因賈

疎遠微賤之臣與惟隆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再拜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其城一墨與老妻稚子竭力耕鋤間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且西去立龍不遠尤為快便日夜

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棄軒隼之棄墉豈唯取謗怒於天下彼挾弓矢者交會圍至始其生之不能保將爰之實皇身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設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附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吳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矣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爰然鶴之棄軒隼之棄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守小邦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土庶幾前日之非何意虛聲長轉至於如此一君子最知其者身願為意

上程雪樓御史

謝疊山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材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 大元制出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



寢其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其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獲之而後痛楚不能楚其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士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欲求至誠無偽以公城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衝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薦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

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與九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二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衰經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城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孝今天下果有人物髮髯髯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又裂者未全六經之道又徵者未昌置八絃羅六合以求才老者



法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待壯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无思拊髀可无款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補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奪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流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虽不來太孝壽問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之所以幸存二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礼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大祥起復為帥閻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事魏信斗齊穿箭之徒鑽刺起復

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監乎忠臣論事必識大体君子取人先論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礼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与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佞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劉忠齋書

壘山

七月吉日門生縉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



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陸天下之仁人能  
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  
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  
不全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  
而不言則非所以辭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  
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  
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貽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  
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  
能某自知其必不能矣。○本無滅宋之心却奉使將命來南  
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  
以對越上帝費少道抗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設國殘民其惡  
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无一人敢言其非其連禍結  
亡在日及滿朝无一人敢言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

人然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  
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  
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  
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  
年爲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辭素志矣奔馳四千  
里如大都拜見。○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  
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  
十五厝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  
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  
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  
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  
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  
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洹濱無所容急以與滅繼絕謝天下殺之



後遂与周並立使三監准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  
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  
不平之氣曰商王曰有殷多士曰殷浦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  
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  
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  
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至今讀  
者猶側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二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奔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  
者楚人乃矜之如悲其親感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捲二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推幼肥  
涿桃源後六百年見孫尚不与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  
括蒙殺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  
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於中原土地人民  
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  
檜議狀爲之動心亦憂色亟思一策處之爾後南北戰者六七年  
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  
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  
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  
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三行人  
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  
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  
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声琅  
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  
然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  
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亨國



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其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自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其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優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狂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二矣季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幸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叅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求賢不過為南人貪酷吏

開一畝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叅政管公將降旨根尋好人不覩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其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二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太葬妻子嬰婢以其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宿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休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其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嘗擢重兵當一面矣前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乃其戰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邪其自丙子以後一解其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其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其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



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商  
祖宗祥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  
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  
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  
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食糲於○○之土地乎○○之赦  
其柔矣其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  
可全既為○○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  
我為牛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以我為宋浦播臣者亦可呼我為  
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逸  
民者亦可為輪為彈与化往來虫臂鼠肝随天付予若貪恋官  
爵昧於一行縱○○仁恕天涵地容哀矜孤臣不忍加戮某有  
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其受太母之恩亦厚矣  
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  
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二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

与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太削矣三言此迂乃自大都  
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  
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群臣以罷兵耳  
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  
人君自盡為君之仁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  
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而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  
取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  
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  
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  
前致仕制書為民避逃山林如般之甫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  
矣此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  
日有何面目捧麥飯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今朝  
廷欲根尋奸人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巽先生若  
以三十年老明主不肯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於江



淮行省叅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憲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名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与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称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上福建直官陳言論名諱書

雷國英

某伏攷前史漢之武帝名徹乃改徹侯爲通侯光武名秀乃改秀才爲茂才唐之太宗名世民二名不連称至如大臣肅何舉子儀等養拜不称名由世祖之臣有功於社稷天子猶不斥其名而無人豈敢称天子之名哉恭惟聖明皇帝有四海統一乃邦國土姓氏各有本宗切見隨處諸邑大小人等往往多作色目名字其間與

衛名相犯者良多有之似此般般實所未安如吏与官同名尚能知避况臣之於君其敢知而犯之乎所擬諸人速宜更避如其所言可采伏乞鈞裁

上馬簽事乞奏鑄錢書

文明叟

某山林窈人杜明讀書自分老死不復作當世意重念聖朝寬大許人以言相公以中原文献之傳惟耳目之寄四方利害雖至微至隱皆得奏聞有懷不吐是負所奉共惟○○誕受大命作君万邦日月所照霜露所蒙無尺寸不入版圖無一民不爲臣妾足以合天下之大勢大綱小紀詳法略則一本諸古先聖人之制而以忠孝惻怛之意行之足以立天下之大法令行禁止如駕風鞭霆伸縮運掉如臂使指四方万里之遠如在戶庭之內繫嚮拱手而聽命足以收天下之大權凡歷代帝王之所不能爲者盡爲之歷代帝王之所不能臣者盡臣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書生愚陋獨以爲天下之大利猶有



未盡者今日之錢未鑄是也不鑄今日之錢無以爲方代之  
室鎮無以處天下之銅鐵夫銅鐵者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以供  
國家之調度以通生民之日用歷代所不廢者也而今也使之  
不得以盡其材是孤天地生物之心虧國家生民之利豈非今  
日當言當行第一事乎自禹鑄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金以爲  
幣而錢之源自此始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流自此行更  
周漢晉魏以及隋唐之出二代必有一代之錢曰三銖曰四銖  
曰五銖曰直百曰當千曰赤側曰鵝眼曰開元其銖兩不等其  
爲文不同其治鑄之所不一如漢五銖唐開元最得法度之中  
後世往往有視之以爲則者上下二千餘年錢之流在充積於  
穹壤之間者不知其幾千鈞萬國家資其用生民蒙其便其所  
由來遠矣惟漢之真烏賞言采銅妨農宜罷鑄錢之官盡用布  
帛及谷議者以其交易非錢不便谷不可繼布帛不可尺寸裂  
禹議遂廢魏文帝黃初一年罷錢以谷爲市其後民間交易競

用濕谷薄絹作姦要利公私苦之幸朝太議以爲鑄錢可以豐  
國足民明帝大和元年令更鑄五銖錢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  
改創由是言之錢不可一日不鑄也今國家所以倚爲公私之  
貨曰交鈔而已鈔之爲室歛之懷袖篋笥之中不盈把而爲貴  
數伯固其爲君民行旅之便然自混一以來封疆廣莫猶有鈔  
所未遍之處大抵江北多而江南少城市多而鄉村少大鈔易  
得小鈔難得民有持成貫之鈔入市求數伯之物者買者不能  
使大鈔之分賣者不得小鈔以貼之兩不相成而俱罷者有矣  
至於窮鄉之民得一鈔則十飽而珍藏之不敢輕用留備不時  
之需大率自用皆仰給於谷豐年稔歲粒米狼矣彼此流通固  
不能其爲之損設遇凶荒食且不足又紛紛以粟交易粟既耗  
折則富者乘時閉糶以規厚利貧者無物以易鈔又無鈔以易  
粟其勢必至拱坐待死而不救此其法宜有錢以通之也錢之  
爲用自一至十伯以至於千萬隨取而足交鈔所以準錢也鈔



之文準錢鈔之價亦準錢則朝廷未嘗不尚錢也特未鑄錢耳  
書生切謂朝廷宜藉四方銅鐵所鑄之地多立錢監精選歷練  
明達之人求其要分任其職如一文如當一當三當伯之類隨  
宜區處嚴立課程廣為冶鑄不出二年之間新錢流布寶鈔通  
行大小多寡惟其所用曰公曰私曰居人曰行旅各得其利此  
誠國家生靈之一大利也書生去天万里欲告無階欲使繳奏  
天朝以備采擇倘愚言可用天下同被其利枯朽微生得為天  
下之幸若是足矣干冒威嚴罪當万死

上王待制書

朱晦庵

某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時多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  
家所持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淳  
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復理者无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  
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入  
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拳慕用不少

衰也聞其進為世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退則私以為憂  
及乎要其所就而觀之則終始大節真可敬仰有蓋无幾人而  
言論風旨卒无可称功名事業卒无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  
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定知天下之  
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  
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切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  
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平昔  
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体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曰  
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然者則既有所  
不暇矣當是之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  
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本有王公也已  
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其在館閣時所上奏  
事讀之已而得其其在史館在臺院在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  
而又得所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建東酬唱等詩讀之



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无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失榮辱死生之變一无所入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人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日失望於諸公者自憊而无復此意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旣臨近甸而某之里閭交朋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賓大夫而事之而自傷无狀不得從賓客吏民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舊緣与其向來无窮鄙妄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庸為可弃在賢為可棄而辱柱手書以抵宋侯盛有所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公作拜行无所忌憚幸俗猶一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泰而借之辭色也

邪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某之愚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体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者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數之也雖然明公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无所俟於勉強然以某之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无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哉某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居敬窮理蓋不如是則其所以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曰博學崇禮蓋不如是則其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虞惟其如是二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以異无道足以容而无一偏之弊也某區區以此深



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指而所謂  
閎享精微中庸崇礼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  
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蜀成都汪公吉聞密迹切計有是樂者  
比來以時通問不字此公涵養渾厚寬靜有容使當大用必有  
動声色而內外密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類之  
卒其必有以先矣某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湘浙少資  
友朋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  
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  
其拳拳之懷伏惟照察

回家本仲書

某曠不嗣音三見薰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  
制參高明勁即如火後琮璜雪中松拍愈久而愈耐者况諸季  
精深出語涉沛書囊置一終日不能休浪之所謂吾行天下得

此於人蓋少矣內而望史筵外而都漢邸皆分派當得者但出  
途逼及賢路荆棘或者猶以薄志爲許豈知司馬溫公不以甚  
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死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  
衰憊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  
况本仲歲月未滿精神尚強而无有挽之推之者知其賢而不  
与立豈非在位者之責邪某一擢四年更不復出仕獨是道不  
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回思向來講學只是半間半界元未箇平  
实处今只欲耐心攻苦了數卷殘書与村秀才子輩尋行數墨  
畢此一生耳

回家本仲書

某曠別酒於金泉跨五霜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金玉之  
相謫如仁義一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以書訪問死生  
而声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脉未嘗間斷天清龍尾  
之道夜下鵲頭之書有來蜀珍以壽国脉本仲又倫魁之望上



序之英積年名聲博此一召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齋  
既下出空齋繼沒毅齋孤立於葵女之澗罕與世接切田宗序者  
惟葉六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与求為精義至當之端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今刘已如京師則一賢歲晚亦須  
出峽速理行航慰此延望可也恭伯玩機久不相問問一薦而  
三尼豈非數邪季永弟聞屈得致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  
潤耳楚窗雨暗布此崖畧願言為天下之寶珍哉

回陳和仲書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若花又霜矣諸賢去國士氣  
銷與孤標峭直澁然如寒澗松誰得以良貴危言變論毅然如  
指佞草誰得以和仲志正氣一亭之然如直竿木誰得以景仁  
每恨氣真差弱努力不充未能即去以追高賢之躡然離騷所  
謂荃蕙化而為蕭蘭也交而不芳者則深耻之也某登朝六載  
輪對者二上封事者一再當陞對必自盟其心不敢出一詞諛

悅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為首過機會之說次陳州縣禍亦之源  
兩舍黃又足一事高文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  
子靜得此諄論第一等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審和中文又以為如  
何召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間耐久之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  
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愛惜

回刘時可書

某浩別半儀貌不計月一自振布登朝若溪去天不尺五日聞  
鳳鸞之味暨得奏疏觀之則益三乎仁義之對而儼三側三愛  
君憂國之忠也近傳黃紙除書人皆以某省郎賀時可道韵冲  
澹神峰峻峭薄蓬萊而不即此風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  
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人与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  
否其一擯四年翳然林木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  
於得時而難於歲月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收第不登六  
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



得此歲月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且僭官職考第過於先民而  
交字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悠又清受則  
將恐有初平无及之嘆矣某粗有著述一二未脫稟四方朋友  
來討斐記者却俟得墨本拜呈欲言如海更異以天下之寶爲  
天下珍處

與游宣撫子明

竇太師

某頓首拜拜其閣下良下庚伏諒惟聽政之餘合候動定百千  
里其禍前者多承眷顧感之佩之弊家在彼又不爲無倚也某  
諸况不足煩閣下道比由參會先此奉聞伏冀爲國爲民珍重  
不宣

某頓首拜拜其閣下別後徒增悵惘曩者車從留此未獲款曲  
請教封識之往先謹書謝聞邢州任縣地相公略與料理張安  
撫者府中舊人也某不必喋之想高明亦有眷顧焉良下暑炎  
比由良晤更此奉知伏乞以斯民爲愛不宣

與劉太保

馮內翰

某頓首再拜仲晦國師上人昔嘗奉閣下箋荷提誨感佩  
今欲拜見王府業已行矣以久不見閣下渴心揣庶此行敢  
陳卑懇不意事復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謹遣行人以代  
面酬即欲言者謹具別幅靜中希一電囑更望回賜片言一啟  
嘗有不幸甚身滯心馳不勝傾禱之至時秋尚暑千萬以軍國自  
重不宣

與史丞相

楊西菴

某呈丞相大恩府閣下即日炎暑伏惟鈞候福履鼎茂某朴鹵  
無異能解幸在相公門下承相公前拂日又故得綠至此然  
循已自首於利物及人終無銖兩之効慚慚二日者又值旱  
曠爲災重爲百姓憂坐聽嗷三無術可救某之得罪固不敢逃  
果得罪之後疲民粗有分解亦所甘心方是思恐之時不於仁  
人長者盡力哀請將何所仰乎萬望相公哀憐之倘乘便以聞



今歲賦調之中量加減免寔一郡生死而肉骨也於相公之德想必有焚香禱禱神以報萬分之一者冒瀆之辭出於迫急惶惶恐三惟相公情恕未涯疑侍尚為天下國家自重區三至祝不既

与游宣抚

無名氏

某頓首拜聞其閣下自開平一別倏忽許時梅渴之心雖造次顛沛未嘗忘也正念間書郵至開緘重讀其文詞婉麗皆自肺腑中流出凜然如對之眉談笑忻慰忻慰就審閣下已達大名特進崇階復字舊郡計流風善政宛然猶在式副士民之望也相去數舍每言教字以相濡染來人回謹付片楮以代面敷兼謝比緣良晤更祈相時自愛重不宣

不宣

與張可與郎中

王子初

某頓首古人有真率會前日農圃之飲可以當之用漳東韻呈同座諸老一笑云夙駕從近郊草露晞已白雞鳴達京闕寒月照行色瀛洲謫佳士此際來挈榼相逢金闥彥野飲信甘適農家場圃寬綵弁俄雲集爭持無筭爵寧辨不速客有醴雜市酤去盡詎假息懸特謹譁破寒律和氣回黍龠醉倒忘登車真游本無跡自愛不宣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七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庚集

官職門 文類

書一

自韓文公三上宰相書循習至今率多道古今言盛涉  
之語而所以自道則祈哀乞憐每所必至竿牘儼語則  
亦甚乞徧以誇先心達之位者為一類自廟堂至州縣  
或論或出處各所節為志是者諂多官者之戒也

上宰相書時為浙東憲

文公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  
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可察無以存大  
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  
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拘之一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  
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



不察也切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三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於於是時億卧田野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慚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吝若臨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効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黃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大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折而山

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其勢可憂雖已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方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畜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万倍於前日者其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王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断然不可易之長策直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其是以徬徨採泊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其是以不肯極力爲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復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邪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



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  
肩黃巾葛菜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  
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乃一存  
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  
以處之則其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  
禍敗之必至孰若圖蒞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  
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  
所榮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山之安者然  
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  
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洩也況今世  
宗之讎耻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揚厲未常有忘此  
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隳夷風俗頹敗政使風調  
雨順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无事况其飢餓狼狽至於如此為  
大臣者乃不受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坐以待旦如武侯之

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願欲從容優仰玩歲揭日以  
僥倖日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其恐所愛者當  
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其邦  
家切不自勝漆室婺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  
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而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

答梁丞相書

文公

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  
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某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  
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  
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  
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疾正身以治天下者  
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  
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  
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



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自有  
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自將見正於人之  
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完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  
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公明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某也受  
賜多矣狂言犯分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劉丞相書

文公

區々賤態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閑不敢重出以煩公聽  
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  
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  
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切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  
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  
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  
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  
執事之間技隙抵牾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承弼之

任而潛植私黨充滿髮泮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共分別  
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小可一德協恭和衷彼此  
坦然皆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  
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  
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與  
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有俯仰前却  
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  
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  
舊之情本自不作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犯挾必勝之地  
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  
近習纖人亦或爲之夾持簡牘閉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  
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  
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  
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



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共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馭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滿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生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使一瞬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瑩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表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人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弥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某獨深愛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

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已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且是以某切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我不早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某死罪死罪

與王樞密

文公

某申謝常禮已且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々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某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壁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己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己不入時宜不忍徒交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切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



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群  
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表寺丞面稟若  
蒙矜念早賜死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某之受賜又  
不啻前日之所蒙矣肩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自暗字畫不謹  
并乞矜恕

與龍參政書

文公

某衰陋亡庸謬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旨祇增震  
懼今再有狀欲望哀矜早賜敷奉施行則某之幸也抑又有以  
聞于下執事者某自幼愚昧本无宦情既長稍知爲孝因得側  
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  
以氣質之偏滯任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  
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  
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隨群  
而出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日多士盈庭所少者非某等輩也

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某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  
非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  
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某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切料  
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  
也由前一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某之殺身無  
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墮越

與佳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諫也  
不力及夔子而仙艗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絨前書同詩卷  
舟囊就附其舟以行雖臯綬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亦德之誠  
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  
氣一養熟而道疑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  
安分義之閑雖刀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洛圖任舊臣累詔趣  
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旣歸洛朝廷每有大



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國  
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  
國家之命脉閑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  
可翳然林水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為言哉况尚書  
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指模苟惟不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  
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  
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  
寵撫機之例置之機陞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使作佳士真不虛  
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為不熟而物價之昂竟  
不肯減所幸者閔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  
附一緘申詞就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史君所  
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  
時有延登之拜

回葉正言書

某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快而讀之  
則揆時定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庶依體也然則  
某之為竿犢敬者當何如前書既已略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  
情事正言其知免于戾矣淮壘一稔遠勝江浙又幸二哨不動  
收拾淨盡似可以苟且過此厄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  
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知其山林鄙朴士每  
事迂闊以故落三與世无緣今此羈縻殆是自嫌不能相容之  
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否乎龍涎重香共承嘉惠時  
時橫書卷對之但覓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回呂正字書

紫陽

進長者廷行雁獻納之選吾道為有望矣某所請不遂諸公意  
則其勤但私計為甚不便私義為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  
前日欲略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安然尚未  
敢出門戶也未論其它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宦今亦无可奈



何且一面呼牙兵為輿疾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強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切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其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逸及此餘年且力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為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

與李憲書

某知有執事久矣去冬尚書郎韓公以書眠某曰檢詳吳公今以使者節入闕公端人也子盍見之方其未得此書則皇華之轡已入建境矣內謁於門下而望長者之容以異聞整歎之餘論固不宜後又竊自念近世風俗不復知以道義交人而相求於執事者皆是執事之持使節其於一道之人實能利害禍福之直勢利之所在夫挾勢利之權亦無怪乎人之求於我者以勢利此其所以後巡而不致進焉其拳拳於門下之心則不忘

也今者執事且以空書之召歸於朝矣然則公前日之不敢見今日則又不敢不見其見固禮也然亦不無說焉某切謂人才布滿天下常材則歸於吏部材之大者則宰相得而用之堂除是也以堂除為不足則宰相不敢專而必歸之人主今之召對者是也比年以來今日召一人來自召一人且所召之人吏部不得聞宰相不得與而其事獨出於人主今乃在上者泛然求之在下者泛然應之泛然求之則其失在人泛然應之則其失在我人固可以泛然求而在我者故不可以泛然應也前日侍郎陳公之行其嘗及此矣今日執事繼之必不敢不以告也某聞人也執事來闕而不得一望顏色母亦重它日之恨焉其於執事不可不見如此先之以書欲執事知其所以求見之意也冒瀆聽聽恐無地不宣

與朱太守書

東萊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



敦勉切謂前後除目无如此除穩應蓋置壘地為至不高無辭卑  
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太平昔倦君民志  
念未嘗少忘備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  
方使世小見儒者之效於繁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瀟灑猶  
有萌功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子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  
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  
者不少况季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  
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  
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舉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  
惜也

與林宰書

某嚮者嘗修慶瀆計瀆聽矣請遠又兩二月係仰可知也晴意  
可喜即日伏想百神交相福貺川增某一病一月今雖少愈然

尚未脫然頽然病榻之間絕不聞外事而故舊問疾之書亦不  
以外事相告自首歲以來如坐深井兩月前忽聞邑中諸公聲  
以不肖之跡狀之於縣而執事又不以共之無取覆以聞之監  
司郡守中間薄聞此議起於趙薄陳尉嘗作書力辭於二丈而  
不知執事又繼之重惟其早歲獲從諸公之游而又預聞其說  
蓋嘗慨然有當世之志今老矣所欲者不過杜門著書藉手以  
見古人耳它何望焉文字既以中發不可復已內省不稱恐悚  
無窮細民歎食而富者閉糶愈甚常歲貧民惟藉富家貸米蓋  
一石歲以五分息償之今以米直之高入遂不貸貧者待哺之  
望既失轉舉之患是愛人情恻殊不自安也過春及夏尤為  
可慮不知執事有策以處此否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庚集

官職門

文類

啓

賀啓

賀相

賀韓丞相啓

唐子西

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歡慶一辭切開考光顯以斷大  
謀不如舊德指膏木而稱故國宋若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  
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朝廷待此以藉疑恭惟  
其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彼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  
傳皆論道經邦之術藹揚令聞均涉身途須任樞躡璫已深於  
漢樞出臨闈寄澤未普於商霖政地久虛魚言允屬值聖朝之  
嗣服思賢輔以牙衡召還三遷遂宅百揆常平盛事因無婉於  
古人房社全功誠責全於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蘊庶幾大慰



海內之心其承之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之府莫越兩兩之階叢莽寸誠難形尺牘

賀文丞相除太師

李成李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厦有棟梁之任一相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惟樂精神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禮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其官孕靈嶽秀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道直方而不撓武足以戡定亂學文足以潤色聖謨可託大事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己愛物以清碩書畫嘉謨無寧於華夏陰功心惠乎感於神明故能業亮四朝身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勲勞無一二輩屬氣人之嗣服濫庶事以圖新謂國君甚公未有未决之疑左右輔弼皆後來之後俾辭留鑰天造內朝集冠蓋於都門羅籟於候館衣衣已往誰留洛水之舊邦皓首復不共識仁皇之真相龍光豈被國路榮觀于今照河之飽饋其難

足者九年之食已傷者百姓之財將沉而卒野更繁而自溢永賴著龜之舊德克開社稷之遠圖府陪調鼎之司獨踐位視之地壽考之福方萬德於汾陽禮樂之功更仰承於姬旦其素推鄙昧以荷獎提合座焚煌帳披雲之在望駑駘疲曳但服加焉以長鳴

賀杜右相

劉後村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寶之祥汝翼汝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陛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祈國內則宸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李館頌歌与希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其之卻還孤傳千万世号为端人寤寐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然天節之同恭惟其官稟河岳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天地不啻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下亦青車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累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先安享居然擅國事於閔中晉有偉人



何至移朝權於姑孰屬宸衷收太阿之柄而斬朝虛若石之膽  
輟玉食而深思覆釜既而未決天開文治辟作福威區別忠邪  
顧瞻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巍然於  
下國百辟迎安重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乃穢  
之勞莫要乎三墻五曲之道嘉與鴻碩相親燕閒彌予一人遂  
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  
大史奏受星之近帝座寵光輝耀漢史內兩揆之榮典故具存  
踵申路二公之拜其父孤技羅精困誘傷人或謂之非辜自不  
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本欲傾於邦國  
不敢發途窮之款庶幾有天定之時人踈趨館之起居忽聽大  
廷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起隱於終南公素於才倘許外歸於  
陽翟

**樞密**

加具吳樞密

汪彥章

光膺策命進陟樞庭謀若蓄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

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垂風雲而特起國真誠立天爲  
時生恭惟其官厚德鎮浮英才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于  
中於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納獻之忠  
立朝未及於中年卒世推爲於桂德昨屬殊隣之擾上貽當寧  
之憂夕烽旣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亡  
由侍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  
之簡雖黃髮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頷誰敢  
嬰多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車之喪氣  
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遂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英公賢於長  
城四海生靈徵管仲吾其左任方主上主山明之今日實邦家希  
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功非雅均善孰爲於師表將方世維  
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

**參政**

賀翟參政啓

張文饒



顯頌詔紿榮貳政機真賢奮雷震海蒙福共准慶慰伏以其官  
神安矣偉識量清吏李推四時之宗上德茂三朝之元老再掛  
冠於神武先高難繼之風兩待詔於金臺卒賴持顛之思遂由公  
望入踐政途論說无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奸邪不起寧如猛獸  
之在山坐制天驕允資員人負承贊元於鼎鉉佇紀績於旂常某  
爾然衰蹤託此巨屢念僑負其於高密實陪賓客之餘茲假守於  
會稽獲奉教條之舊未貽吏議殆匪人謀除日播於迹遐驩心  
倍於夷夏計安宗社側聞帷幄之籌佚老山林終借齒牙之論  
屬拘符竹阻造省闕

**右丞**

賀吳右丞啓

劉子駒

拜命中宸分聯右轄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將與天下  
之民斯幸伏惟某官秉心亮直享古粹深常一志於險夷耻因  
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著龜先見之明於義也剛挺松柏後凋  
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攬羣俊以在朝間自西州八升內相謂輔

世必忠賢在上而順民惟政事為先摠正其綱共謀正體六官  
成績方注意於各儒万世來圖將登庸於真相

**左丞**

加某李左丞啓

龍基之

榮被帝恩入提政柄宿儒登用輿頌交權伏惟某官德蹈中和  
識窮要妙可大有賢人之業不倚居君子之強立乎本朝風采  
聞於當由見之行事膏澤下於斯民惟承轄之近司實紀綱之  
重寄果膺高選式副其瞻行勸帝載之熙進秉國鈞之重懇恩  
可待公論攸歸某限守藩符阻趨賓館欣頌之懷倍万常情

**御史**

賀單御史啓

石守道

光膺宸綍進物莖綱達公論於九重屢聞繩肅亞官儀於二獨  
益見寵寔除日初傳輿情交慶切以万機重大既親撫摠於法  
宮百辟衆多必賴推彈於憲府維時南榻實次中司得賢哲則  
自然致朝廷之尊去姦邪則不有懷聞書之畏方宸衷之圖舊  
宜宿望之次陞恭惟某官識蘊高明氣涵剛大奧享兼通於世



務嘉猷允合於帝心果自副端峻登柱史方其持於國是豈特  
察於官邪其濫處郎闈猥通朝籍敢親持於筆牘用恭喜於門  
墻風采動一時已致班行之肅精神祈千里行路弼亮之崇

加賀御史啓

劉後小

漢号黃庭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置大夫  
中丞遂長御史恭書勅下輿論交歸夷狄世日駭異居是朕我冠  
叱李義府仗下比日敢惡早奏劾博陸侯廷中咸肅矣矣一公之不  
作去之千載而若存恭惟其官有子母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  
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篤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  
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息公立上坡首抗離陳之跡曰厚俗以  
敦慈孝曰公叩相以社覲覲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  
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權還厥鯁魚於真腐之餘在諸  
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為執事難茲拜臺濼以旌忠直必有  
以消明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疑前日挽回之功蓋三院之

備更風接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  
其厲切乘傳奪聽置郵在古靈臺中幸早陪於末至拜延英門  
外獨阻賀於太平

卷四

賀劉察院啓

前入

漢号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父噤虛我蟬豸之冠今鳴鳳一聞  
尺革蜩蟬之響福流宗社喜動縉紳切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  
門君子必早有言於天下永淑青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梓草  
雷州方為博士寧遠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絕聖之舟故一朝權  
拜於爭官而方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其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二者須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  
為臣疇昔非永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鐵壁之人如之外服  
而其交頰以美官而不顧目執事為真鴻之宰而謂賢效仗馬  
之啼聖斷赫然總攬大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  
除繁官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按本以塞源况龍象



之共瞻何狐狸之足問夫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擒  
王功有如於催隋翕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  
陳舊史謂陳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  
久遠之功名不惟頌簡之疑行見取獻之告其羈孤一介閑廢  
平生方宅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倚撫其奏篇  
又一相之專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亦驅馳良由端人  
得君之初只念其峻矣哉之文不才駿福星之選愧无補於明  
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於薄技

詩部

賀蔡吏書

趙德莊

益簡清衷晉疏坐屋冠豨兩禁維善若之祖風摠我四銓至元  
豐之帝典輿情允稔瑰望命隆切以八座密而非資真居實亞  
機衡之任六卿分而各帥其屬首嚴銓擢之司惟已試之效則  
流品自必必又矣之英則号名乃正眷焉其重允也才難恭惟  
其官慶李家傳懿文古作早膺妙汪編歷要途擢二板曹著元

和之國計越居選部揚行儉之能各累汗清伯之尊益致本朝  
之重尚書之為喉舌寔具師瞻執政之猶股肱行願國秉其猷  
參漕拍欲聽除音莫陰賓客之趨曷勝瘡痍之意

賀林吏侍

周子充

顯應帝制權貳天官當循各責實之朝任激濁揚清之柄工林  
婦望從臺增華恭惟其官盛德在人高名映世引其當道及居  
仁由義之心言古驗今富博物洽聞之享卓獨青雲之路寔深  
丹宸之知十道恩威肅擁皇華之重中臺綱轄允效成務之賢  
嘉勳績於不昭見遠猷於已試果進甘泉之列遂專小宰之權  
惟九流人物之凡必區以別矧六典邦家之要將聖而行自非  
明一代之憲草曷足可四銓之刀尺山濤在晉灼知啓事之公  
行儉居唐黜致長名之濫景晚窺崇術遠托餘光方懷株守之  
安莫展屢成之慶欣聞善類得清鑒於陽秋俯与蒼生待政和  
於霖雨



禮部

賀王礼書

陳君宰

簡在嗣皇擢居常伯榮兼瑣闥既謀猷啟沃之特親遂首登峻  
更号令文章之可述有識交頌不謀同辭切以出難得於全才  
入罕兼於數器而况摠舜代襲龍之職擅漢廷賈馬之能擬出  
熙朝併當殊途恭惟某官妙宗道靈雄節文壇早應丹宸之除  
父典紫垣之誥充元帥維時得頌牧於禁中果賢長城五君置  
龍蜀於度外適效多故正籍遠猷追鋒從還側席庶此儀成長  
樂諸侯群臣比自肅恭制下與元武夫悍卒亦感動命更資於審  
駿功益著於論思某幸托餘輝欣傳異渥曳星辰之履高華已  
冠於高班紀日月之常久大方期於相業

賀趙工侍

程公巽

上佇辰猷中勤書接六際近綴尤妙選於秩宗兩禁舊游宜真  
除於亞旅輿情霄愛瑰望愈隆切以商周百世所可知礼固緣  
時而制者魯二生不能致道實待人而行茲既趣於旋歸果遂

參於述作恭惟某官氣嚴而中裕休濠而外冲早由道而來  
特出宸廷之右代言而後諸老先生所未能將命朔庭雖在霄  
使而猶劣三年去國万里還朝惟尔雅之文章已流於語命而  
先進之礼樂富藉於論思宜同叔孫綿絕於漢儀猶勝燕公粉  
澤於唐典佇循前制擢聖中階某幸托餘輝欣傳異渥曳星辰  
房願益展於履恭惟某官早應丹宸之除父典紫垣之誥充元帥  
維時得頌牧於禁中果賢長城五君置龍蜀於度外適效多故正  
籍遠猷追鋒從還側席庶此儀成長樂諸侯群臣比自肅恭制下  
與元武夫悍卒亦感動命更資於審駿功益著於論思某幸托餘  
輝欣傳異渥曳星辰之履高華已冠於高班紀日月之常久大方  
期於相業

禮部

賀韓州書

臬子西

簡隆宸辰后陟禁塗書舞代之冠方期於刑措曳送庭之履登  
奉於制除有識相趨不謀同慶恭惟某官神標凝峙仙韻象清  
練達本朝之舊章洞明當世之先務幸皆探賸本會必以推行  
才足應機至目前而仰解早膺親擢又列從班時公望之取晉  
屬憲曹之建長果際華於八座併潤色於九章蓋自元豐之正  
名初復六取以至大觀之定令始顯一司茲得全才拜兼直在  
某猥慶節綴阻叩門牆雖頌數之所勤願編摩之尤拙



賀史刑侍

范至能

輟從宰屬權貳秋官蓋治古以象刑式司邦禁列從臣而第頌  
允穆朝發休声所同和氣自至切以得賢可及堯舜建官亦重  
於諸曹致治無我成康措刑宜首於庶務匪時問世之碩德孰  
替熙朝之極功恭惟某官毓粹自天研幾千聖濟世之道源深  
而流長華國之文芒奕而色正守險夷之一節更築帶之兩途  
止既察於忠純時遂加於眷寄商官之分六職既籍跡繼北省  
之出方機更資考覈果膺殊渥或感或酬豈特取儒雅而勝法  
家抑亦積警苑而登政路某久聯英表遠庇餘休第切欣於得  
賢阻越慶於成慶維皇圖之淑問已隱禁嚴用乃叔之壯猷佇  
瞻樞要

賀王兵書

賀王兵書

張子韶

贊庸東掖率屬南宮常泊權優風錐成之玉勅司戎暇履太  
乙之靈旗傳子致之平路冠從途而絕擬有識交頌不諱同辭

切以祈父王之瓜牙周蓋專於九伐尚書帝之喉舌漢矣於  
三公自開西府以本兵第列南宮而分職然裕陵肇修官制備  
虛位於夏卿至折庸傳米師震如新除於邦傑端美身機之務  
蔚為千載之逢恭惟才侑全能識量叢妙早以淵源之藎發為  
經濟之圖權貳憲臺絕禱師之珍行越長諫首據告后之嘉猷  
多言益重於熙朝戰遂專於武部曳星辰之履始聯八座之班紀  
日月之常即懋三階之績其晚游京藪彛叩門墻煥傳新渥之  
頌實倍常情之喜

賀周兵侍

崔公巽

趣觀清光寵膺華渚惚价人之重又屈殿於輔梁臨祈父之尊  
果復還於禁路郵傳四出頌嘆一新切以文昌建六官之聯武  
部典五兵之籍然正擬右列自隸於銓曹而堯執中權蓋專於  
樞府善校古而既異取在今而獨清是宜帝簡之難允屬從途  
之舊恭惟氣蔽而中裕休粹而外冲練達本朝之舊章洞明當



世之大務許身稷契既憂抗於忠言納君唐虞將登替於盛流  
懷懷勇退殊轡師瞻仙殿遂深班首遍於論鑿神威震於取  
布於教系亟聞乃節之頌歸奉便朝之對果直除於亞旅益懸  
論思時進羽於須幾用宏經濟其猥廢濶計功聽論音阻陪賓  
客之趨曷勝稽顙之喜

賀韓戶書

賀韓戶書

陸務觀

祇奉峻除榮光劇部官儀如舊尚照常伯之班帝命維新全認  
大農之政有識交慶不謀同辭恭惟某人才高絕人器大經世  
際熙辰之千載歲華禁者十年夜久皇希獨長老之有懷歲寒  
木落惟孤松之不用蓋謀猷自簡於帝衷故汗擢式行於民望  
陟文昌之八座耶率屬於中臺煥泰階之六符佇向寅於上袞  
其符叨剖竹成甫及瓜但切欣於得輿莫趨慶於成厦仰止門  
墻之際形于寤寐之間頌嘆惟塵拙訥難盡

賀錢戶侍

侯彥嘉

五廷揚命民部選賢弼五服以至五千輿圖是寄式六官而屬  
六十從橐有輝九暨速郵翕然交奮恭惟某官高明性稟忠孝  
家傳鄧氏世侯東京莫古為比裴公居位四海不謂以親父矣  
外迂從茲明陟榮解蕃宣之政進專經費之權貨財本未源流  
固資餘地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少假禁途即梯公路某偶  
司近郡夙聽新除東塾序賓阻歷階墀之次尺書贊喜徒塵几  
案之問

工部

賀廖工書

何子固

益注凝旒晉班曳履百工比目聖所作必時創述之才八座非賢  
孰居宜被褒遷之渥師虞允穆朝序益清恭惟某官有經世之  
李守之中深有華國之文將之質厚告猷東掖納王命以回天  
執憲南臺簡帝心而易地肆佩龍淵之錫宸鷹鳳詔之除將見  
技巧維新自元成而鮮及規模更遠至周召而乃留由階以陞  
可拱以俟某負岳石邑早趨倚於龍門通守海邦比拜遠於鳥



府欲傳新命倍激孤衷頌嘆亦勤編摩罔既

賀錢工侍

張欽夫

誕揚宸命擢貳文官天生五才蓋謹民彝之用固有六職九艱  
藝事之精朝著得人土心交處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行蹈中庸  
傳師友之法言淵源有自明國家之大体表重先遺方賢業之  
時升固貴名之曰起參陪諸彦久從藏室之游幸正宏綱式助  
文昌之政果由由簡進筮高華峻從班於貳師之聯付邦土以  
起曹之重將展近臣尺規之益且觀知者創物之能文武可尋  
方急備修之效元戎罕及坐期精巧之功某遠託餘光欣聞異  
數屬自縻於苻守莫親贊於夏成百二維時既啟其疑之治一  
德咸有行據自任之心

內翰

加賀洪翰林啓

熊子復

簡自一心擢居內相以詞人之伯而代播告之言以儒者之宗  
而奉燕閒之問當今典冊所載際焉典謨並傳何幸斯文有光

今日翰苑題名自建隆以下時世學於能編詞利隸士由紹聖  
以來幾身跡於齋禁刻兼三美榮絕一時迨前後而半開曠古  
今而僅有恭惟某官氣嚴而中裕體遠而外冲障清川回狂瀾  
早傳正孝洗乃古空凡馬獨負奇才自負於殊科即存敷於  
華貴記言丹陛得孔氏之謹嚴書命紫垣同漢家之深厚越執  
選曹之柄兼陪有府之籌蔚有令名播在公議果親除於玉宸  
亟進陟於金匱為雪霧之箇既号私人於內禁曳星辰之履仍  
班常伯於中臺克承新渥之隆益紹先猷之美某猥行原隰  
仰門墻自切欣於得輿阻趨慶於成廈掌節之制黃麻已誦於  
縉紳秉國之均亦鳥更躋於郊廟

內翰

加賀路祭酒啓

顯應綸綽在掌成均當大典之聿全宜寵光之彌渥允協士林  
之望蔚為儒者之榮恭惟某官命世上賢斯民先竟孝術窺天  
人之奧文詞摘奎壁之華早為神聖之知屢易師儒之任矧朝



廷之所務以多校而為先令具法嚴教行俗美丁寧重複炳成  
書於日星詰屈致齒牙追德意於盤詰惟時偉望主盟斯文多士  
取正於表儀四方頌識其風采止我泮苑咸歌樂育之恩師辟  
柴馬亦無之域其羈單牢落齟齬庸庸降才不逮於中人  
羅性未捐於俗李重志三川之隱放嘗膺旦后之招陳立園黃  
玉帛之光家出百登喪之責方固牆之為病茲拾芥以何功

賀嚴同業

趙德莊

時容中表典領成均教冬為先蓋京師諸夏之根本誨人不倦  
推儒官四海之源源清議攸端輿情胥抃恭惟其官巨資渾厚  
体道精深由知九德之絕言斯可法貫穿六經之奧傳所未聞  
比納冊府之書旋訂容臺之禮討論故典幸觀四部之新顯設  
寢儀不待百年之久乃眷賢闈之重載惟雋望之求特立君子  
之大來天俾斯文之未喪知當崇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  
之尊崇化厉賢將啓太平之兆同心向道固非俗吏之能行承

正座之臨嗣有得與之慶其論交獨稅取此方沐仰喜陽公告  
諸生之忠孝居博蜀守除弟子之更繇莫陪賓賀之塵徒結神  
馳之念

帥司

賀范師啟

李成季

光膺嘉命吏鎮雄藩要養利源適乘輅於東部統制方面遽握  
節於西州在君子之時升宜天下之同慶况吾屬郡良切權侖  
頤惟安化之河閩實執昆夷之衿背苟知其策則矢石不試一  
失其御則疆隅屢驚必資忠智之臣以副朝廷之眷伏惟其官  
家聲者代出德在民阜有高明之才夙懷康濟之志輟從禁從  
暫守帥垣人蒙奠枕之安國賴長城之固避子亭之坐可想遠  
孤立棠棣之碑何斯往躅於還闈寄入贊冢司其限守州符阻  
越鈞屏云云

憲司

賀任憲使啟

張安國

近仙闈錦帳之旣昔幽輝於列宿瞻使者繡衣之斧今托庇於



二天將祇奉於教条敢敬馳於書牘恭惟某官李潛精粹德秉  
純全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明猷深議潤色於朝廷容臺正絕  
札之訛憲府極繩愆之效方佇荷橐之拜俄交蕩節之行千里  
上游暫者平反之誓九閔帝所即期趨召之歸某一士實閱屢  
經歲齋躬畊下澤徒瞻睇於光躔假守偏州乃窺於陰樾所冀  
少寬於程督庶將自力於拊攀

賀

賀蔣守啓

王介甫

拜命徵章陞榮北省伏惟慶慰切以上大夫爲內諫漢擢忠良  
府李士統要藩唐祚慶顯治宋兼任非賢不居恭惟某官天与  
粹溫岳儲靈哲夙抱經濟游天子之彤庭首見推明爲士林之  
高遠斯直躬以自處伏大節而不同各動一朝官歷兩省空乏  
補外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賀者甚衆上方圖任又有召書某展  
慶未遑抃心切望頌言九元將幸坯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

賀李守啓

鄭伯仁

仰膺鳳檢下綸綍於九重來鎮虎城作禱禱於千里先声所暨  
公議攸歸間出才猷際天器識在公之孝慈宜柄用之踐更  
時散歛以厚生投刀若若謹轉  
守符荐割豈第素收名望公忠自結主知章首澄清暫作龜魚  
之主風雲際遇佇參鶴豎之行某自願鯁生尚資鴻庇窮途安  
往廣夏是歸雖无二語之能賴有二天之托依美藻而泛綠水  
晚進何堪披雲霧而覩青天此生何幸望塵伊迹引領尤深

賀

賀王倅啓

李子西

認下目邊渺聽疏息之渥邦臨湖右咸瞻半刺之榮光輝縉紳  
謹傳道路恭惟某官行應人傑才稱出師清節照時注玉壺之  
沈澹高文華國重金藻之琳琅暫淹展翼之馳終副佩刀之贈  
无施不可所至有聲恐未及於下車已別聞於出綍某願漸釋  
留謬館銅章比從郵報之傳亟動心旌之喜晉鄉爰日將遂借  
於恩光少室景星行可期於扶觀江鄉歲晏門館天遙倍希遵



繕之宜益厚穆清之眷茲為抃頌無以喻云

賀楊柱官啟

宸廷錫命藩府督條凡與見聞率增欣抃恭惟某官德靈凝表器度端方得岷峨之秀為取多養江河之源而有本身甘居於常布率心務於經綸果以謹言親蒙睿擢今既同承夢得用文詞而取甲科終必如范景仁登風節以各天下自是朝廷之選寧容幕府之淹綠水紅蓮願借途於鄉社青天白日行旅翼於雲衢某比屬還轅幸承傾蓋良運何取猥見推同道之先誠翰遠貽更俯執下官之禮得見情文之厚豈非志氣之求

陳教

回陳教授啟

王志大

順流而下東海曾獲望洋在笏而對西山將聞致爽適茲馳想凌辱昭書伏惟某官敦篤座雄文則極逸韻不事一室宜為有用之才將出六奇必在太平之運暫來片於絳帳即分燭於青藜某碌之尸官拳之慕義念梅蒙作噩之歲曾識面於荊州而單

闕執徐之年復同徐於士會永言欣幸莫罄敷陳

賀游教授啟

張敏夫

疏息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声已著群諸生於泮水講席方嚴恭惟某人文采蜚英豈第從政蓄於平素既已致遠為心見於施為常有躬行之實念此都會夙多俊良正資教養之功庸抵作成之盛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其一遠風宇三易歲華欣聞徒御之臨首拜詩詞之厚自愧短翰莫報塵渠即聽令名少慰孤陋

張宰

賀張宰啟

張宰

嚴擇剛辰已詣視事輒憑柔翰因展賀儀惟宜第之素聞想吏民之增喜恭惟某官天資渾厚人品高明郡縣多所踐更名實加于上下承宣雷地專裁姑試於牛刀騰踏雲霄有簡注行膺於鳳詔某切叨郡屬忝與宗盟披晤行軒既獲摠於傾向欣承交印得暫假於依歸瞻頌推深敷宣罔既



回孟宰啓

馮元通

行臺被命望邑永流豈第有聞吏民胥慶恭惟某官李俊製錦道裕鳴絃政未及於下車民已深於引領屬茲貳郡喜得賢僚未遑尺素之修先辱長緘之賜內惟覩愧仰認謙勞

謝

回戴永啓

熊子俊

一行作吏綠節皆儒雅之條再轉為丞殿取必清真之善荷先貽於尺牘庸少叙於寸懷恭惟某官仙韻濠清神標凝峙氣浩然而養之以直望儼然而即之也温雖六月之鵬早上於搏搖而百里之鷲常栖於枳棘高才荐屈姑臨鷹鷂之行大器當升定獲鸞鴻之信拱而俟耳誰曰不然某猥以哀齡謬當劇色薦書銜上許呈身集鳳之堂代者何遲尚絆迹飛鳧之舍敢嘆瓜期之度但欣機蔭之依予不負丞三負子君誠自謂我匪求蒙蒙求我復願相資声雖成文言莫及意

主簿

賀張主簿啓

元子俊

一行作吏備負方塊於哦松貳政得賢庇賦獲聯於枳枳車塵在望私分自榮台命寵光感崇增懼恭惟某官李博以約德粹以温翠竹碧梧外想威容之閑雅青大白日中涵氣質之清明合據經濟之才姑領公稽之職暫閱簿書之冗免從會計之勞蓋將托宿蘆戶行且騰芳楓陛謂百里豈大賢之路吾嘗聞之被十行皆細字之文子其然矣其叨塵末路溢吹負承初考已書寸功无補徒有心中之愧曾先善從之圖同舟而无異心庶我可濟會績而借餘燭更願分光

謝

賀沈縣尉啓

趙德莊

擬自銓曹掾于岩邑協佐鳴絃之化式資綵棒之威先声既傳公議允屬恭惟某官根經衆寡道緒章中蘊氣以浩然外騰声而藉甚蓋即登於儒館猶須試於尉曹吏隱吳明尚晦子真之德盜奔晉國已收士會之功某猥服令曹嘗疑英粲欣尚依於華陰愧預枉於珍函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庚集

國



程